



羣衆文娛活動材料

范老漢入社

頤敏明軍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兩篇山東快書，都是寫今日農村中的新人、新事、新氣象。

“范老漢入社”：是寫一個單幹農民，怎樣通過事實的教育，認識了合作互助的好處，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新穀登場”：通過一處農村供銷合作社的營業情況，說明農民的生活提高、覺悟提高，積極地支援國家工業化，以及對未來的美好生活的嚮往。

書號：0338

范老漢入社

著 者： 頌 敏 明 軍

出版者：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餌胡同73號)

印刷者： 北 京 印 刷 廠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11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X1092 1/32

字數：21千字

印張：1 1/18

定價：(4) 一角

印數：1—7,000

1955年4月第一版

1955年4月第一次印刷

目 錄

范老漢入社（山東快書） 1

新穀登場（山東快書）30

范老漢入社

(山東快書)

范家村有個范學田，
人家都叫他范老漢；
范老漢種田是老手，
論勞動，村裏無人不稱讚！
他有一個怪脾氣，
只相信自己的老經驗。
人家改進耕作法，
他說新花樣我從來未看見；
人家用鹽水來選種，
他說這玩意兒恐怕不保險。
他兩隻眼睛老是朝後看，
脚步不肯走向前。
范家村組織生產合作社，
他站在旁邊看了整一年。
要說他反對社會主義的路，
實在冤枉了范學田，

主要是互助合作的好處——

他只有耳聞沒有眼見。

這中間經過情形很曲折，

我今天就想從頭到尾說一遍。

一九五二年冬季裏，

冬季生產熱火朝天，

村子裏籌辦生產合作社，

鄉長找他把話談。

鄉長說：

“范學田你談談，

入社你有啥意見？”

學田說：

“有啥談！叫旁人先入吧，

我打算看看再說等他個兩三年。”

鄉長一聽真生氣，

壓住火性又開言：

“合作社的好處太多啦！

我看你單幹可不上算。”

學田說：“天大的好處我不想，

我又不圖找上算！

種地反正得靠自己，

不入社一樣也吃飯。”

鄉長一聽發了火，
指着鼻子就批評范學田：
“你這說些什麼呀！
政府的號召你沒聽見？
單幹就是走絕路，
難道你不願學蘇聯？
不是給你扣帽子，
你這個落後思想太危險！
辦社不少你一個人，
將來你吃虧、上當別出怨言。”
鄉長訓了他一大頓，
急忙去找社委員。
告訴大家從今起，
誰也別理范學田。
可是委員們不同意，
個個對他提意見。
這個說：“鄉長的態度不正確。”
那個說：“你這個作風要轉變。”
這個說：“學田本是勞動漢，
他和咱們是一條綫。”
那個說：“他不入社要說服他，
不能見他就討厭！”

大家紛紛把意見提，
最後輪到范學善；
學善是鄉裏的黨支書，
又是社的主任委員。
學善說：“我同意大家說的話，
鄉長的作風有缺點！
學田老漢怕入社，
他自己一定有成見，
應當好好說服他，
不能把自家人關在門外邊；
要是他聽了不相信，
不妨就等他一兩年，
咱們把社辦出成績來，
他的看法就會有轉變；
千萬不能排斥他，
關門主義很危險。”
鄉長聽了這番話，
也覺得自己有缺點，
他心裏認錯嘴不服，
就說道：“看你們的罷，
看你去動員范學田！”
不言鄉長受批評，

回頭再說范學田。

他聽了鄉長的一番話，

氣得渾身打戰戰。

鄉長走了他說道：

“你這樣的幹部真少見！

開口就是嚇唬人，

只准你說不准旁人言，

我就偏偏不入你的社，

看你對我怎麼辦！”

學田正在發牢騷，

門外走進了范學善。

學善說：“學田哥——

聽說你生了鄉長的氣，

我特來找你聊聊天，

咱哥倆從來不見外，

有什麼話你只管大胆談。”

學田說：“兄弟你可知道我，

一輩子不會說謊言。

常言說：‘人多亂、龍多旱，

媳婦多了婆做飯。’

人多手雜在一起，

怎麼能够把活幹！

我說你可別多心，
入了社，糧食只能打一半。”
學善聽了笑笑說：
“大哥你再聽我談。
人多幹活要有組織，
分了工自然不會亂。
一人幹活不帶勁，
照前顧後不方便。
比方說：送糞、打炕、抬馱子——
一個人就忙不轉；
挑水、點糞、牽牲口——
零活也把整工夫佔。
像你一個孤老漢，
又要送糞，又要犁田，
人單勢孤忙不來，
好比那單絲不能搓成綫。
你送糞趕着一頭驢，
人家送糞趕着一大串；
你一天只能送一堆，
人家一送一大片。
節省了時間和勞力，
深耕細作就不費難；

創地創的畝數多，
鋤地能多鋤兩三遍，
大家把土地入了股，
小塊連成一大片，
適宜種啥就種啥，
統一調度多方便。
人力、地力都發揮，
提高產量才有條件。
這就叫人多力量大，
水深能够行大船。”
學田聽了光搖頭，
他老婆子聽了可喜歡。
因此急忙開了腔，
幫助學善勸學田：
“叫我看着就入社吧！
人家都說入社挺上算。”
學田瞪着兩隻眼，
把他老婆子訓了一番：
“你知道什麼？
你知道哪山出黃連？
你只知道人多事好辦，
不知道人多手雜淨裏亂！”

他老婆聽得不入耳，
賭氣就把臉來轉。
學善一看這情景，
知道他不見黃河心不甘。
就說道：“大哥你先別着急，
兄弟我決不把你騙！”
學田想：“你再多說也無用，
反正耳聽是虛言。
你們都說入社好，
我可沒有親眼見。”
因此吧啞一口煙，
吞吞吐吐開了言：
“兄弟說的對是對，
可是我想等一年。
入不入社再說吧，
上級不是說興自願！”
學善見他很固執，
因此也就沒強勸。
只說道：“大哥不入不強迫，
互助合作靠自願，
到底入社好來還是單幹好，
不信等着明年看。”

學田聽了心裏說：

“嗯，早晚我還看不見！

我是出名的莊稼手，

誰不知道范老漢。

你們社的莊稼要是趕上我，

我老漢情願不姓范。”

從此他就打個譜，

要和社裏比比看。

光陰似箭日如梭，

轉眼不覺過了年。

過了驚蟄半個月，

春分馬上到眼前。

節氣一到地開凍，

莊稼人就忙着把活幹。

別人咋忙不去說，

單說學田這老漢，

他雖然明地沒宣言，

可暗暗跟社裏挑了戰。

他南大道上有二畝地，

跟社裏土地緊相連，

社裏往那去送糞，

他也趕着小驢“嘟嘟！”跑的歡；

社裏的黃牛來耕地，
他也架上牛犢“嚎嚎！”揮着鞭。
社裏幹啥他幹啥，
就是一樣不能攀，
社裏那地耕又刨，
他却沒能刨一遍。
學田那地沒能刨，
心裏真是不如願，
爲了撈回這一把，
他就在別處打算盤。
社裏施了十斤底料子（肥田粉），
他就施了兩倍半，
心裏說：“我的穀地雖沒刨，
肥料上我可佔了先。
只要雨水能相應，
你們就難比過我老漢。
說得早了怕不靈，
咱們等苗出來看。”
不覺過了清明節，
來到穀雨三月半，
滿山的小苗放了青，
綠油油地一大片。

大道南，社裏的小苗出得好，

學田的小苗也拔尖。

立夏十日鋤小苗，

莊稼人兒滿坡站，

社裏的一些小伙子，

笑着招呼范學田：

“范大叔，你的小苗真好哇！”

學田說：“好什麼！你們那苗更佔先。”

嘴裏雖然這麼說，

心裏暗暗打算盤：

“按眼前不比你們社的好，

可也落不到你後邊。

到底誰的長得好，

過些日子咱再看。”

他自言自語對小苗說：

“好好長，你要給我爭體面！”

誰知再過一月後，

情況來個大轉變；

社裏的穀子長得快，

學田的穀子長得慢。

並排的兩塊平坡地，

遠看好像梯子田；

社裏的穀子高五指，
學田的穀子矮一拳。
原來社裏追次肥，
又比學田多鋤兩三遍。
這事學田不知道，
就知道——沒錢、沒空，要想比賽也枉然。
學田一看這情景，
臉色氣的挺難看。
不禁自言自語說：
“噢，誠心要賽過我老漢！”
因此搖頭連聲道：
“不稀罕，不稀罕！
你們這塊穀子比我強，
旁處的莊稼未必處處都拔尖；
你們光這一塊好，
別處不好也枉然！”
有一天，早飯前，
學田揹着糞簍子滿山轉。
合作社的土地真不少，
挨着地方看一遍。
他一連看了五六處，
再也沒心思繼續看。

原來社裏的穀子地，

處處比過范學田。

學田不由真頭痛，

回到家裏直叨念：

“今年穀子拉倒了，

算叫他社裏佔了先！”

學田老婆子正做飯，

一旁聽了就埋怨：

“窮叨念！叫尔入社你不入，

等到吃虧後悔晚！”

學田被老婆子一搶白，

氣得啞口又無言。

心裏說：“現時還在道上走，

說不定過些日子還會變。”

學田這時有個幻想，

不時的還在腦子裏轉，

他認為單比高矮不算數，

還得比比籽粒看。

因此盼望穀快熟，

比比成色誰佔先。

不久到了處暑節，

穀子熟了一大半。

一天學田進穀地，
招個穀穗搓搓看，
成色果然還不錯，
喜的心裏直叫喚：
“嗯，一畝不能拉六斗，
至少也不會下半石。”
他一邊想着一邊走，
走到合作社的地當間。
將個穀穗搓一搓，
就跟自己的比着看。
這一看，完了蛋！
自己那穀粒顯得又小又不圓。
他怕眼力不中用，
又把穀粒咬咬看；
自己那，咬着不大響，
社裏那，咬着嘎嘣嘎嘣直叫喚，
學田不禁認了輸，
嘴裏沒說心裏言：
“我這一畝要是打五斗，
他們這準打八斗半。”
學田雖然比輸了，
可是仍舊想單幹。